

古道照颜色

丁晓平

随笔 思想,无与伦比的力量

早就知道梅岭,早就向往着去梅岭。知道梅岭,是因为上中学时在《语文》课本中学习过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完全可以想象,诗歌中“断头今日意如何”的英雄气概,是怎样点燃了今天的热血少年从军报国的英雄梦。

从江西大余县(史称大庾)一侧,沿着海关古驿道拾级而上,脚下踩着的正是唐宋时代的黑卵石,路上的马蹄印依然清晰可辨,顿生“往事越千年”之感。海关,不雄不壮,却奇峰叠秀气势非凡,不高不厚,却地处理要冲易于镇守。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刀枪剑戟烽火硝烟中,创下了一番英雄大业。著名明朝爱国将领戚继光经过梅岭,也曾留下“却把梅关当玉关”的诗句。

1934年8月,陈毅因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负伤,未能参加长征。他和项英等同志一起,在赣粤边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多次穿越梅关。“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梅岭树木遮天蔽日,漫山遍野,山中有洞,洞洞相连,便于游击队隐蔽。1936年冬天,陈毅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为困难、最危险的日子。蒋介石派其所谓的“碉堡专家”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在游击区撒下天罗地网,进逼红军,把陈毅困在梅岭20多天,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

为了摆脱搜捕,陈毅在离坑一处山凹的岩壁丛莽中,用毛竹撑起一个窝棚,高仅1米,面积只有2平方米。棚以藤蔓覆盖,宛若天然,一条隐秘小道,迂回可达。在围困的日子里,陈毅潜伏窝棚中,“饥肠响如鼓”“野菜和水煮”“大树遮身待天明”。他回忆说:“那时候,做梦梦到被敌人包围了,做梦梦到被敌人抓住了。警惕性很好。像阮啸仙、贺昌、刘伯坚等高级领导干部、老党员相继牺牲,我几乎天天晚上梦见他们……”

一天一天过去了,陈毅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生死,其实对陈毅来说,早已不是问题。在这片土地上已经革命了十年,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哀伤,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多少事在心头,但从未后悔过。陈毅不禁诗兴大发,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这组气壮山河的“绝命诗”,题为《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写完三首“绝笔”,陈毅吟咏诗稿数遍,藏于内衣囊中。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创作诗词20余首,或怀旧事,或记征程,或抒豪情,或寄壮志,既有“生为革命死不屈”的雄浑气魄,也有“弥天烽火举红旗”的凌云壮志。1936年8月26日,陈毅在梅岭度过了35岁生日。这一天,他送给自己一份小小的礼物——七言诗《三十五岁生日寄怀》。诗曰:“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在诗中,他关心的依然是信仰、信念和信心的事。1937年底,他在给亲属的信中言及三年游击征战的历程,感叹道:“艰难困厄,日

夜围攻,毒手尊拳,谁能多让?浴血人生,直至于此,敢谓今人所难至,古人传奇史之所无也。”

35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或许难以想象,那一代共产党人,他们不少出生于富裕家庭,不愁吃、不愁穿,读过书、留过学。他们为什么抛弃荣华富贵,毅然决然地走上一条“叛逆”和“造反”的道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在梅关,重读陈毅的《梅岭三章》,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还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众多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诗,比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在那艰苦卓绝的年代,他们个个都是怀抱诗歌打胜仗的英雄,而他们写下的诗歌正是他们投身革命的最美注释。

走下梅关,在大余,我还读到了另一首革命者的诗歌,听到了另一个共产党人的故事。

说句心里话,我真为自己迟至今日才读到这首诗歌,感到羞愧。尽管他的名字我早就熟知,他叫刘伯坚。1935年3月4日,在江西信丰县塘村山区的战斗中,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率队突围,因兵力悬殊,战斗中身中数弹重伤。敌人为了活捉他,悬赏5万银元,并将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刘伯坚不幸被捕。

刘伯坚被捕后,敌人以“爱惜人才”之名,劝他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获得自由,他严词拒绝。他的亲属想找与他有交情的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人营救,他坚决反对。他在信中说:“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性格。”狱中审讯时,敌人故意问他:“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他回答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这些信件和审讯记录,都是革命胜利后从敌人那里缴获得来的。

宁死不屈,宁折不弯,受尽折磨,决不投降,刘伯坚的忠诚与勇敢令人感到沮丧。为了炫耀所谓胜利,敌人就故意押着负伤戴镣的他,在大庾县最繁华的青莱街(今大余县建国路)游街示众。一路上,刘伯坚拖着沉重的脚镣,镇静自若,气宇轩昂,步伐铿锵,令群众刮目相看,敬佩有加。回到牢中,他写下了壮烈激昂的诗歌《带镣行》。诗曰:

带镣长街行,踉踉又踉踉。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折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什么是铁骨铮铮的豪言壮语?什么是惊天动地的誓言壮举?古人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刘伯坚不可谓不是“大丈夫”!

3月16日,刘伯坚在狱中给他的兄嫂写了一封信。与其说这是一封家书,不如说是一份遗书。他写道:“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庾县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他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了不了家和个儿,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了不了家和个儿”——再读一遍,我仍然觉得这是汉语中最美的语言!

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金莲山慷慨赴死,时年40岁。

从被捕到牺牲,刘伯坚在狱中共给亲人写了四封家书,其中三封反复嘱咐兄嫂找到虎、豹、熊三个儿子以及对他们期望。最后一封信是写给他的爱人王叔振的。然而,他至死也不知道,妻子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永远也看不到丈夫最后的问候、嘱托和思念。1979年5月,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这对革命夫妻的三个儿子刘虎生、刘豹、刘熊生,终于在北京相见。年过半百的三个男子汉,抱头痛哭。为着革命,父母把他们从小就送人寄养,三个人努力把记忆的拼图加在一起,也无法还原父母的模样。而三兄弟这人生的第一次相聚,距离父母双双壮烈牺牲已整整44年。1962年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元帅曾赋诗怀念这位伟大的战友。诗曰:“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漳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千载雄关,千古古道,承载了千年诗魂。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我盼望着有一天,怀抱初心,再越梅关,追寻英雄的足迹,用他们不朽的诗魂,向不朽的他们,致敬!

标题书法:龙开胜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自2011年5月1日后,每至“五一”节,我都会感到心口发紧,胸闷气短。因为就在那一天,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我生命的源头戛然而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接受我和他父子情缘已生死相隔的事实,无法接受我再想见他,只能在可遇而不可期的梦里。也是从那一天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

一个又一个午夜梦回时刻,望着窗外溶溶月色,我想念着父亲,追忆着父亲,眼角不自觉地湿润。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我的意义又何止是给予我生命的传承?我曾认真研究过我们家族谱,其记载可溯及明朝,历经36代,但委实并没有出过名家大吏,更谈不上是经世望族了,自然也就不可能留下像《颜氏家训》《曾国藩家训》那样的治家格言警篇。

父亲治家更多是靠身行力践。他对我们的5兄妹讲得最多的无外乎“勤奋”“本分”4个字,父亲对此的解释也很直白,“勤奋”就是要像耕牛一样埋头学习和工作,“本分”就是要像翠竹一样干净做人和处事。在我记忆中,父亲是这样经常叮嘱我们的,也是经年累月照着这样去做的。

我的父亲是1948年入伍的老军人、老革命、老党员。当年稚气未脱的父亲擦净脚上的塘泥,在班长的帮助下扎紧脚绑,穿上土布鞋,成为了一名“解放区同志”。那一年,他尚不满14岁。作为军人,父亲经历最凶险最难忘的事当属1951年那场战役。那是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父亲所在团担负被称为“火海洗人海”的阻击美军进攻任务,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连续牺牲了两个战友,还未能把一份重要作战命令送抵前哨阵地,团首长急得牙花子都咬出来了。当时,在团部当通信员的父亲站了出来:“我去!”当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硝烟中时,几乎没有一人认为他能活着回来。然而这个轻羊般机警的半大孩子竟奇迹般穿过密如织网的道道封锁,把命令成功送了上去,部队最终赢得了那场战斗的胜利,父亲因此荣立一等战功。多年后,我曾问他:“爸,你当年咋想的?不怕死吗?”顾不上想,命令送不出去,仗就没法打了。”

此后,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又两次荣立二等战功,一次荣立三等战功。志愿军回国前,刚满19岁的父亲被提任该团大功连一排长。可以想象,当年的父亲是多么英姿飒爽。

父亲的花样年华正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绚丽绽放时,反复发作的雪盲症,却让他不得不离开难舍的野战部队,转到山西岚县人民武装部工作。

岚县,地处山西晋西北,顾名思义,高山上又有风的地方。那个年代,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接到调令第二天,年轻的母亲就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大姐,离开清水清秀的江苏老家,追随父亲的足迹出发了。

火车转汽车,汽车改驴车,再步行80多华里,14天后,母亲终于站在了荒凉而贫瘠的晋西北高原上。我们家最苦最穷

父训谆谆吐芳华

朱国标

的一段日子就此拉开帷幕。我们兄弟姐妹4个又相继降生,加上远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一家子11张嘴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活,生活局促到每到月底都要靠借钱才能勉强撑过去。为了这一大家子的生计,母亲起早贪黑地开荒种菜,养鸡拾柴,省下一分是一分。

50年代的晋西北奇冷无比,冬天,房门一开,寒风便如同锋利的小刀片般嗖嗖飞进来,结实实割在脸上身上,再厚的棉衣棉裤也瞬间遁形。三九天,窗棂上、门楣处,甚至炕沿上都结了冰,睡觉不敢脱衣服,加上肚里没有像样的食物制造热量,愈发难抵浸骨的冷。人在冰冷似铁的被窝里缩成一团,胃在空落落的腹腔中饿到痉挛,哪里睡得着,只好起身倒碗开水,泡些酸苦的腌菜骗骗肚子,躺下再睡。

那样的苦日子,父亲不仅无一句抱怨,甚至有些甘之如饴。他说,只要让穿军装,在哪个岗位都愿意干。父亲年轻,干活不惜力,人武部领导就把起草文字材料和经费物资管理这两项工作都交给了他。其实,父亲文化水平并不高,还是在部队扫盲班识的字,撰写材料于他真是一副重担。那时我还很小,印象中父亲每天早上匆匆忙忙拉两口饭,就往单位赶,晚上很晚才回家,又是匆忙扒拉两口饭就趴在桌子上写呀算呀。别人家的爸爸常常会从公文包里掏出些吃食哄孩子们,父亲的公文包里却永远只有半截的公文和算盘、账簿。那些年,他似乎从未休过星期天,甚至和我们一起吃顿饭都鲜有。

付出就有回报,父亲很快就成了单位的“宝贝疙瘩”,领导眼里最靠谱的人。他出手的文字材料在领导那里是“免检产品”;他做的账目账簿清爽明晰,一目了然,令上级主管部门的专业人员都连连赞叹。

父亲除了摆弄文字、算账管理,还带领民兵修水库整梯田、抢救抢种、备荒备战,每天早出晚归,忙得难得回一趟家和我们说上一句话。父亲曾经受命带领一万多名民兵,连续3年治理当地肆虐河水患,终至肆虐横行了一百年的河水驯顺温柔,将两岸的数百万亩河滩地滋养为良田沃土。

那是怎样的3年啊,父亲天天铆在治河工地上,和民兵们同吃同累同流汗。有一次,洪峰来临,瞬间,防洪大堤被撕开好几米长的决口,有人惊叫着扔下工具就跑,父亲却逆人流而行,带领党员突击队,奋不顾身跳入激流,硬是用血肉之躯挡住了咆哮的洪流。

劳累加营养不良,长期的透支损害了体质本就一般的父亲,他因此罹患肝炎,连续住了7个多月医院才好转稳定。父亲最终因肝癌离世,主治大夫说“祸根”正是年轻时那场并未彻底治愈的肝病。

我记事时,父亲已经是县人武部副政委。从普通科员到县级领导,父亲官越做越大,我们一家的日子却并未见起色。那年月工资不涨,我们几个孩子在日夜生长,各项支出只增不减。如今说起来委实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这个堂堂县人武部政委家,每月最后几天饿肚子竟是常有的事。童年、少年时代的每个清晨,我似乎都不是睡醒的,而是饿醒的。下床后的第一个动作永远是寻找可以填肚子的东西。

经年后,我在部队与人聊天,无意

中说到此事,闻者中有一战友家乡恰在我当年居住的小县城。他是一个有心人,探家时特意带一小箱当地的烧饼给我。我打开包装,儿时魂牵梦绕的烧饼黄澄澄灿然于目。那一刻,我几乎热泪盈眶。微闭了双眼,一口咬下小半个饼子,咀嚼,等候那期待已久的幸福……奇怪,沉淀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间至味竟没有如期而至。第二块没吃完,我便悻悻然放下了。我想起了少时听过的那个相声段子:朱元璋和珍珠翡翠白玉汤。心下不禁怅怅然。

清廉守节,洁身自好,则进退俯仰无愧于天地,呼吸吐纳无愧于己心。这句话父亲当年写材料未必引用过,但却通过一件小事诠释于世。县上修水库,竣工后剩下不少木材,有人趁天黑拉了一车送到我家,父亲坚决不要。来人见我家连一个像样的衣柜也没有,劝父亲说:“好歹留下几根,打点家具嘛”,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瞧,哪个县领导家寒酸成这样。”父亲硬是不松口,逼着来人原封不动地拉了回去。

父亲就是这样,恪守竹子一样的品格,一生碧绿青翠,不沾尘不露水,履任职也好,做人处事也好,公是公、私是私,楚河汉界分得清清楚楚。父亲在家里有3条不成文的铁规矩:其一,不为家人办理与公务有关的任何事;其二,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其三,不让部属和送礼的登门。父亲已是县人武部政委,真正的实权在握,可他就那么“不近人情”。负责征兵,父亲对不合格人员“一票否决”,那真是“谁说也不行,谁说都不行”。那些年,父亲工作过的县人武部先后为部队输送兵员2万多名,没有出现一例因政治、身体原因的责任退兵,这成为当年县人武部那一代干部一生的职业骄傲。

父亲这般几近迂腐的行为春雨润物细无声地雕琢着我的灵魂。等我岁月渐长,职位渐高,我也总是对占公家便宜的机会退避三舍,这样做时并无刻意,只是父亲帮我养成习惯的自然流露。修其身、清其心、明其志、寡其欲、直其道、守其廉、尽其职、担其责,这些为官之正道,父亲早在几十年前就一点一滴地示范给我了。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步入老年的父亲退而不休,他应邀担任了几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答应经常给孩子们作报告,讲战斗故事,讲壮怀激烈的过往人生。我们原想着现在的孩子都是网络一代,父亲去讲战斗英雄故事,只怕费力不讨好,就劝他婉拒邀约。没想到父亲竟动气了,吼我们:“人人都去讲英雄,孩子们不了解英雄,不去追星追什么?”我们只得噤声。

为了吸引孩子们,古稀之年的父亲常常挑灯夜战,仅开场白就设计了几十种。出乎我们的意料,他的报告特受孩子欢迎,连家长们也被孩子拉去旁听,报告现场常常人满为患。父亲颇得意,跟我说:“国标,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要占领。你是政工干部,这个道理要永远记在心上。”

少年时代,我对父亲的感情颇为复杂,有敬有怕独缺亲昵。一则他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二则即使在家也总是一脸严肃,扮演着中国传统家庭中的“严父”角

色。即便到了七十岁高龄,父亲依旧时常“敲打”我。一次,在与父亲闲聊时,我颇为得意地说:“爸,我现在就比你当年的官大了。”父亲的脸呱嗒了下来,我想糟了,恐怕是伤了他的自尊。父亲黑着脸瞪了我半晌,说:“国标,你这个思想苗头可不对呀,我们当年去当兵,跟党走,可没想过当大官小,你要净想着做大官,你就做不了好官!”直到现在每每想到这些话往事,内心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也才渐渐品味出那严格的父爱中所蕴含的深远韵味,父爱如同大山一般,头顶着威严,但心里却流淌着真情。

17岁那年,我也像父亲踏出家门,踏上军旅,从此,我便成了父母家中的“客”。训练、战备、值班、加班……我有忙不完的工作,却忘了父母并没有过不完的时光。直到2010年12月,哥哥突然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父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我握着电话,整个人呆傻了。

家人送父亲来京治疗。我去接站,见父亲自己走下火车,气色与常人无异,心想也许也是医生危言耸听,也许父亲强大的生命力足以击败任何不治之症。安排了父亲住院事宜,父亲得知我正忙着筹备全军两个重要会议,硬是撵着我走,还说:“你又不是医生,待这儿也没啥用,该干啥干啥去,我没事。”

父亲在京治疗15天,我在材料组昏天黑地忙了15天。期间,我只去看了他3次,每次都是在晚22点后。有两次到病房,父亲醒着,我俯在床前,轻握他瘦骨嶙峋的手,说些宽慰的话。见到我,他灰暗的眼睛骤然亮起,似乎还蒙着晶莹的泪花,我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难过。最后一次,我深夜赶到,他已睡去。我隔着玻璃窗望去,他躺在床上,面色焦黄,眉头紧锁,虚弱得像一片纸,似乎一口气便能吹走了。我的胸口疼到无法呼吸。

医生告诉我,父亲来日无多,又安慰我说也不是绝对的,也有例外。像天下所有的子女一样,我认定父亲会是个幸运的意外。父亲离京时,被化疗折磨得已不能行走,哥哥弟弟妹妹用轮椅将他抬上火车。那天,我忙得竟没能去送父亲,只是在电话里跟他道别,向他保证“忙过了立刻去看他”。他依旧是那句老话“你忙吧,工作重要,爸没事……”

后来,妹妹告诉我,火车开时,父亲始终盯着进站口,眼里全是泪,妹妹说“爸是在等你啊……”等我终于忙完工作回到家,父亲的病情已急转直下,没几个月,便撒手尘寰了。和父亲的遗像对望,我的身体里似乎塌陷出一个巨大的黑洞,多少阳光都无法照亮。

对于父亲,我曾试图从所有词库里搜集到华美绝伦的词语为他的一生作一次装裱,最后沉淀下来的还是“勤奋”“本分”这简简单单的4个字。

人过中年,我越来越意识到,一生正直清廉的父亲给我留下的贵重的遗产,是任何物质代替不了的。

从青涩少年到古稀天年,“勤奋”“本分”是父亲初心不改的立世之本,是融入我血液的“朱氏家训”。今天,我正学着父亲,努力把这4个字种进我儿子的灵魂,让这一脉馨香生生不息,让父亲的青春芳华行远不绝。

青春(油画) 孙立新作



长征

第4207期

